谢谢晏春赶在今天校对完毕！这一部分文里代称和短句意识流比较多，我不得不用了比较多的意译甚至改写，不太逐字逐句的翻译，希望把这一段前甜后纠结的文里细腻的情感准确的呈现出来了。

此外这段文字激起了我极大的吐槽欲，几乎要统计自己想充当按头小分队的次数了，摔。我的搭档跟我的感受一致，所以也提前请大家对此段文末我们如此巨大的“注释”数量有个心理准备。

前文

Part 5

这也许有些荒谬，那么多年他们陷在争斗和彼此仇视中，叶甫根尼再也不愿意经历一遍那种残酷的争斗和它带来的满满恨意，它的终结是最好的……彼时已然过去，而在此刻，在时间缓缓流动中，阿列克谢渐渐睡去，叶甫根尼想要起身，想要去做点别的什么，可是他此时最想做的，还是坐在那里，看着阿列克谢睡梦中均匀的呼吸。

也许梦到了什么，沉睡中的阿列克谢脸上浮现出一个微笑，叶甫根尼坐在那里看着他，好奇于他梦到的内容。阿列克谢似乎看上去苍老了些，眼角浮现出浅浅的笑纹，好吧也许只是因为他正在做一个好梦。叶甫根尼不知道自己这思绪会飘到何方，他只感觉，比起他们最后一次在比赛里竞争的时候，阿列克谢看起来很不一样了。是啊，从那时以后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或许并不是阿列克谢改变了，而是**他们**都变了

在这种无聊和放松的状态下，叶甫根尼终于自己都打起了瞌睡，直到阿列克谢有些干涩和痛苦的咳嗽声惊醒了他。他一跃而起，走到阿列克谢那边的床头，用自己的胳膊托住病人的肩膀，把他从枕上扶起来，阿列克谢的脑袋懒懒地靠在他胸口上。这一刻叶甫根尼真希望阿列克谢没有醒，但事不遂人愿，阿列克谢随后便睁开了眼睛，眨了几下，睡意朦胧地看着叶甫根尼。

“对不起，”叶甫根尼说，有点尴尬地慢慢撤回自己的手，让阿列克谢重新躺回枕头上：“你感觉好些了吗？”  
“好些了。”阿列克谢回答，脸色有些病态的绯红：“我睡了多久啦？”（注一）   
“几个小时吧。”叶甫根尼递给他一杯水，阿列克谢感激地喝着，他的前额上满是亮晶晶的虚汗，不过这不是件坏事，出汗意味着他的烧差不多退了。  
“不敢相信你真的留在这儿了。”喝完水后，阿列克谢说。迅速地扫了叶甫根尼一眼。阿列克谢看起来仍然疲惫不堪，但他的脸上有种奇异的满足感：“你不需要这样做的，你知道——”  
“总得有个人看着你。”叶甫根尼打断了他，拿起喝空了的杯子去厨房的料理台再把它倒满。他背对着阿列克谢嚷道：“要是你挂掉了，我就没法（一个人）滑冰了！”（注二）  
“你可以找到另一个搭档！”阿列克谢在他背后回应道，叶甫根尼忍不住开始偷笑。  
“现在已经太晚啦！”  
“喂，一个**真正的**双人滑男伴抛你绝对比我要强，”阿列克谢说，在叶甫根尼端着杯子回来的时候： “所以你不用担心，如果我挂了——” （注三）

“太晚了，廖莎。”叶甫根尼说，“你必须活下去——为了我们的（金）牌。”  
“另外，”阿列克谢一本正经地说，眼里带着笑意：“只有阿列克谢亚古丁和叶甫根尼普鲁申科两个名字在一起才是具有吸引力的，如果只有我们中的一个，他们就没兴趣了。”（注四）  
“或许只有那个人是**你**的时候，大家才没兴趣。”叶甫根尼回击道。阿列克谢仍在继续拿他开着玩笑，笑着，叶甫根尼最终也忍不住绽开了笑颜，他把阿列克谢往一边推了推——这也忒容易了点——自己又懒散地伸开四肢躺到了床尾那头。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叶甫根尼都呆在那里，随便翻阅着阿列克谢房间里到处散落的报纸和杂志（注五），看着阿列克谢睡觉，为他取来需要的东西，在阿列克谢醒过来并且感觉还好的时候陪他说说话，聊他们想到的任何事情。（在阿列克谢睡着时）他凝视着窗外，在窗台上轻轻敲击着他们那套节目的音乐节奏。

到了晚上，阿列克谢说服了叶甫根尼让他回去，承诺自己会好起来，第二天早上一定给他打电话。叶甫根尼还是有些不放心地让他下了好几次保证，弄到最后阿列克谢忍不住都笑了，他这才回去。

离开（生病的人）让叶甫根尼觉得怅然若失，当他回到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时这种感觉尤其明显，但是他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晚了，只能赶紧睡觉。他把自己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又觉得自己这样有点可笑。然后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注六）

他又一次梦见他在滑冰，或许还是在盐湖城——那冰面反射出的光芒是一模一样的。在这个梦里，他不只是摔倒了，他的冰刀在他落下时粉身碎骨，像打碎的玻璃杯一样散落在冰面上。而他就躺在这些碎片中，听着观众们发出的惊叫声，直到有人——也许是阿列克谢，也许是米申——过来把他带走，那些评论员的喋喋不休全变成了惊恐地尖叫。  
呻吟了一声，他开始清醒过来，试着把自己从这些不真实的梦境中拖出来；扫了一眼身边的手机屏幕，他顿时僵住了。一个**未接来电**，很可能是米申，因为不会有别人在他睡醒之前给他打电话了。他急急忙忙划开手机屏幕，都没有看清楚来电人的名字就按下了回拨，看了一眼时钟，他放心地靠回到枕头上，还好，他还有足够的时间。  
两声响铃之后，电话就被接起来了，“嗨，热尼亚？”阿列克谢的声音在另一头明快地响起。  
叶甫根尼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皱着眉头看了一下屏幕，没错，和昨天一样的号码，所以他现在只能问——“……你给我打了电话？”  
“嗯哪，”阿列克谢表示肯定地哼了一声，“对不起，你还在睡觉？”  
“为什么你（这么早）醒啦？”叶甫根尼问道，然后他想起来应该关心一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还好。”阿列克谢说：“好多了，我觉得应该可以去训练了——让我们试试看吧。我今天醒得很早，因为昨天你让我睡了一整天——”  
“是的，那就是你好转的原因。”叶甫根尼说，感到自己突然放松下来：“（你这个）白痴。”  
“你会这样说……是因为你还没起床吗？”阿列克谢问，听起来像是被逗乐了，但他的语气里有些别的东西，有些藏得更深的……耐人寻味的东西。叶甫根尼在枕头上挪动了一下，一种奇特的兴奋感贯穿入他的脊髓深处。（注七）

“是的。”他说，语气比他本来想要表达的更加温软，听起来……有些别扭，所以他很快地接上：“所以呢？”

阿列克谢顿了一下，比正常的停顿稍长了一点，不过他没有让这沉默继续下去：“所以……起床吧。”他笑了，但笑声听起来像是硬挤出来，所以叶甫根尼并没有跟着他笑，“……训练的时候见。”  
“好的。”叶甫根尼回答道，同时试图挥去一些奇怪的感觉，那感觉就像什么事情几乎发生了。“好吧，到那时——” （注八）  
“热尼亚，”阿列克谢突然打断了他，让叶甫根尼有点紧张地等待着。但他只是补充道：“昨天多谢你了，”然后是“再见。”  
“再见。”叶甫根尼说，挂断了电话，放下手机。

他在床上又坐了几分钟，放空自己，直到他想起必须起床了，他爬起来掀开床铺找自己的裤子。

他到达冰场的时候阿列克谢已经在那里开始训练了。换上冰鞋之前叶甫根尼仔细地观察了他一阵，阿列克谢还是比正常时显得苍白，不时抽着鼻子，但他确实**看起来**好多了。不必担心，叶甫根尼告诉自己。

“早上好！”阿列克谢冲他打招呼，手指轻轻地擦过叶甫根尼的胳膊：“你没有生病吧？”

“我很好。”叶甫根尼系紧冰鞋的鞋带，抬头看他，略微伸长了自己的脖子因为阿列克谢站在他身后：“你呢——”  
阿列克谢把手放到他肩上，轻轻捏了一下：“我很好。”叶甫根尼塌下了肩膀，试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在鞋带上。“我曾经在病得比这更重的时候上场，你不是也干过同样的事。”（注九）  
“我只是不希望你**摔**了，”叶甫根尼拉长了声音，“你还得托举我，忘了吗？”

“我不会把你摔下来的，”阿列克谢用一种令人安心地语气保证道——又或者只是戏谑地？——他在滑开之前轻轻地用肘推了推叶甫根尼。

叶甫根尼甩了甩头，想借助这个动作把乱七八糟的想法都赶出去，绑好了鞋带，起身跟在他后面。

诚如他的诺言，阿列克谢没有让叶甫根尼摔下来。这一天里他全部的失误只有在同步单跳里摔倒了两次。即使是螺旋线他们也完成得很好，他们的托举每周都在进步，今天也不例外。总而言之，比起一开始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设想，他们已经做得好了太多。这让叶甫根尼在结束练习后的心情很不错，只是这种好心情在看到阿列克谢时会稍微有点受影响，他的搭档看起来已经极度精疲力竭了，他几乎是在崩塌的边缘上走下冰的，大颗的汗珠顺着他的侧脸滚下，饶是如此，他依然顽强地微笑着。  
叶甫根尼几乎（又）要开口问他你还好吗，但是他同时意识到他已经就同样的问题问过两次了，所以他闭上了嘴。在他们分别和教练谈过以后，阿列克谢坐到他身边，几乎是瘫倒在长凳上。  
“看到了吗？”在喘匀了气之后，阿列克谢说：“我永远不会扔下你。”（注十）  
这是真的。在他们一开始练习进入托举的时候曾经摔倒过，但是现在阿列克谢已经能控制住姿态，保护自己的搭档。叶甫根尼耸耸肩，勉强算是默认了这一点：“你看起来糟透了，”他说，“如果你能像这样滑的话——”

“没错。”阿列克谢说，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叶甫根尼的肩膀，把他拥到自己身边。

“热尼亚，我们会成为冠军。”  
叶甫根尼假装生气地拍开他的手，“别那么早下定论，你得先保证在联合旋转时不会踢到我的脸，给我记住了？”  
“我会的。”阿列克谢说：“我**保证**。”

叶甫根尼迅速低下头，掩饰一个无法控制的笑容。

但是他还是无法不注意到，在他们离开冰场的时候，阿列克谢看起来还是筋疲力尽－真的有点可怜，所以当他们在大厅里又碰头时，没有经过过多地思考，叶甫根尼挨近阿列克谢，问道：“你能自己开车回家吗？”

阿列克谢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擦着自己额头上的汗：“当然能，怎么了？”  
叶甫根尼有点脸红，移开了目光：“没什么，只是你……看起来很疲劳，你还在生着病呢。”  
阿列克谢注视着他，好一会儿，抱着自己的胳膊，像是在思考。叶甫根尼不喜欢他看着自己的这种目光－热烈而亲密，就像能一直看穿到自己心底的深处。

“你在**担心**我吗？”阿列克谢问道，仿佛他不敢相信叶甫根尼刚才说的。  
“你不知道？”叶甫根尼防备地回答道，垂下目光，用手指捋着头发。  
“不，我是说……”阿列克谢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异常的光彩：“你不仅仅是担心你的搭档，你在担心**我**。”  
“你**是**我的搭档，我当然……”叶甫根尼抬眼看他，脸倏地烧了起来，阿列克谢靠地更近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叶甫根尼追问道，往后退了一步，碰到了墙。他觉得自己被困在这个小空间里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很短。  
阿列克谢犹豫了一下，看着他的眼睛，叶甫根尼不敢挪开自己的目光。“我……”他开口。  
“热尼亚！”米申的声音从大厅楼下某处传来，阿列克谢像被烫了一样跳开，叶甫根尼则急剧地扭身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没什么，”阿列克谢快速地说，“没什么，再见，热尼亚。”  
“好吧－廖莎，”叶甫根尼咕哝道，然后逃一样地往楼下跑去。（注十一）

叶甫根尼梦见了他第一次在世锦赛打败阿列克谢的时候。

他记得那时廖莎的笑，自己脖子上还挂着那块金牌。

**--廖莎，你把牌子摘下来了？多可悲的运动啊**

他亲了阿列克谢，因为他想不出有什么更恶劣的事能对他做了，然后问，这是否就是他**想要**的。（注十二）

阿列克谢把他推到墙上，眼里充满暴躁和狂怒，他嫌恶地看着叶甫根尼，在他们双双撞到叶甫根尼旅馆房间的墙上时，那些厌恶，嫉恨和怨气，所有这些汇聚在他们俩之间。阿列克谢喘着气，气息喷到叶甫根尼的皮肤上。

**--我恨你，你只能是第二，下次我一定会打败你，希望你喜欢这胜利的滋味，因为这辈子你就只能尝到这一次。**（注十三）

阿列克谢擒住叶甫根尼的双手，把它们固定在他头顶，啮咬着吻过他长长的喉线，叶甫根尼只是一直笑着重复：

**--这次谁赢了？阿列克谢，这次谁赢了？**

可恨的是他没法像阿列克谢那样咬牙切齿地念着对方的名字，他们的髋部紧紧地贴在一起，吻着对方去封住一切咒骂。

（注十四）

叶甫根尼在第二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洗个冷水浴，非常努力地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些。

这并不难，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从何开始考虑，或者说，他根本就说不清那些感受是什么。

他已经完美地做到和阿列克谢以朋友的方式相处，让一切过往都留在过去，也试着不去想过多关于奥运会的事。他让自己差不多忘了对阿列克谢的恨意，但是他似乎忘不了……

忘不了自己双手触碰到阿列克谢肌肤的感觉，那被汗水浸润的光滑触感。

忘不了阿列克谢的眼睛，当他们之间几无距离时，他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那眼睛）的颜色。

还有，每一次，每一次阿列克谢亲吻他（注十五），他没法忘记，这些吻就像是烙印般刻在他的记忆中，他知道如果阿列克谢再次亲吻他，那感觉将和记忆里一模一样。

他记起了，在阿列克谢退役后，一切都结束了，叶甫根尼做好了从此再也不和他说一句话的准备。他记起了那时候自己有多么地恨阿列克谢，他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再恨一个人**到这种程度**了。

但无论他怎么想，那种空虚和脆弱的感觉还是如影随形。

阿列克谢离开了，留下他孤独一个人。

阿列克谢拿走了他的金牌，扔下他一个人对着虚空战斗。

再也没有人配得上这种竞争了。

（注十六）

他最终觉得自己是病了，但是他无论如何还是会去训练的，因为这种疼痛他再熟悉不过。（注十七）

注一；**我**：廖莎，真的只是生病烧红的吗？还有，这段让我觉得逆了啊逆了= = **晏春**：我也觉得orz 虽然熊就是这么病弱然而我的普妹不可能这么温柔！温柔！温柔!

注二；**我**：热尼亚，上节是谁纠结着根本没法做好搭档的？**晏春**：就是，平时傲娇，一见熊示弱了，就立刻暴露真心~~非卿不嫁~~了

注三；我在这里真想上熊被双人滑男伴抛/扔/螺旋线的照片23333，等我有空找找。**晏春**：必须配图啊 由于体重原因同情男伴一秒钟

注四；**我**：没错，廖莎，全世界都热衷于看你们俩之间发生点什么，恩。**晏春**：然而，如果熊是因此挂的，那一定更……

注五；热尼亚，肯定有《花花公子》吧？

注六；**我**：热尼亚你你你，要保证，等电话……这种恋爱中的表现我已经无力吐槽了。**晏春**：不能直视了……和一个人吃了一顿饭就做起春梦（？）来，这人生病了自己顶着传染风险照顾了一整天，恋恋不舍回家后还不断回味等着传情短信——我们割离人物关系来看，这真的不是纯情少女的初恋故事？

注七；**晏春**：三次约会后感情突飞猛进彼此调情的感觉，对比披萨店真是反差明显

注八；**我**：这两只不坦白的，我要按头！**晏春**：我感觉是熊被普软软的“是的”击中了心脏，差点把持不住了，然而……不说了！

注九；突然又开始同情米头了，这两只都无愧于身体不好来练滑冰这个原因，今天你感冒明天我流血，今天你过敏明天我发烧，米头：……一个二个都是不省心的！

注十；这句话太妙了！也可以翻译成“我永远不会放开你” 个人觉得这里是双关语，呼应题目那句话。

注十一；这段又是活脱脱的小情侣害怕被专横家长抓包的表现啊，真想统计一下米头在各种同人文里出现在关键时刻的次数２３３３３

注十二；**我**：把亲吻作为对讨厌的人做的事？热尼亚你果然思维迥异常人，默。**晏春**：不用具体解析潜意识和梦都知道热尼亚在自欺欺人。

注十三；恩，那一年都是热尼亚在赢，不过之后他确实再也没有打败熊的机会了，sigh

注十四；**我**：这段的sex tension几乎溢出文字了，可惜翻译起来太难。这种极致的爱与恨我真是醉了，想起那句“打败对方能让他们获得比性更大的快感”，不过，现实中那次世锦赛熊打了十一针封闭，想来应该没这么大力气跑去强吻师弟的，所以这里让热尼亚主动吗？**晏春**：是啊节目滑完熊痛得想死来着，不过色胆包天啥都有可能啊

注十五；**晏春**：等等你们亲了几次……？！不是只有十八岁吗？喂喂把剩下的交代清楚啦

注十六；不得不把这句话搬出来：现在的我茫然四顾，身前身后寂寂无人。每一天的比赛都是普鲁申科对普鲁申科。

注十七；**晏春**：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热尼亚你知不知道这就叫做爱情的煎熬？

忍不住还要再啰嗦两句的读后感：

如果说上周晏春翻译到的地方已经让大家觉得甜的不真实，我翻的这段开头部分简直甜美悠长的像初夏里空气中的幽香，岁月静好的让人想掉泪。不过还是后面那段充满了张力的吻，来自于only rival的爱恨纠缠更符合“正常画风”，让我们期待后文吧